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四九一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長沙東南郊繼續搏鬥 株州醴陵間仍激戰

敵竄湘潭對岸大部被殲。

萍鄉城巷戰再起。

塞班島形勢

轟炸日本英雄 桑德思略歷

華萊士副總統 帶有珍貴禮物

美機炸了九州 敵閣急忙開會

塞班島美軍克一鎮

美機襲小笠原毀敵機四七架

平漢路東我收復汝南

敵陷遂平繼續南犯確山以北激戰

浙贛線敵寇向衢龍游我分路追擊

賀龍將軍

慰勞川省同胞

我全國慰勞總會 電在華美空軍致敬

★本報特稿★

人民愛護着自己的軍隊（下）

陝甘寧區的擁軍工作

優待榮軍和退伍軍人

要聞簡報

緬北我軍佔領加邁

怒江西再克橋頭街馬面關等地

專論

論敵寇攻勢的新階段

西民

（一）

（二）

（三）

（四）

切斷瑟堡通內地交通
美軍攻入聖索維區
考蒙提利之間也有局部進展
英王巡視諾曼第向將領授勛

(中央社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十七日路透電)支恩匯英軍已經攻抵。美軍現已緊逼[illegible]陣地。

(倫敦十七日合衆電)美軍佔領聖索維。

(中央社倫敦十七日合衆電)據諾曼第前線訊：蒙特堡經過激烈的市街戰後，已又爲美軍所攻佔，但盟軍總部發言人於十七日則說德軍仍佔有該市的一大部分。

(中央社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十七日路透電)總部今晨公報說：盟軍繼續進展，先頭部隊[illegible]聖索維[illegible]。考蒙，提利之間，盟軍在德軍猛烈抵抗下獲得局部進展。盟軍最高統帥部本日訊：[illegible]利，亦較前改善。(又電)英軍在諾曼第戰線左翼打退德軍兩度堅強的攻擊。德軍發動攻擊，企圖在克恩運河沿線建立陣地，第一次進攻的地點是克恩東北六哩的[illegible]，後一進攻目標是克恩以東八哩的[illegible]。

(中央社諾曼第前線美軍記者十六日電)美軍已攻入公路交叉點聖索維，[illegible]鐵路和內陸公路已被切斷。美軍佔領聖索維是登陸以來的一重要勝利。(又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路透電)[illegible]半島[illegible]以東盟軍繼續向內推進。(又諾曼第前線隨軍記者十五日電)美軍已佔領[illegible]。

(中央社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十六日路透電)今天英王曾視察諾曼第戰區，並在英軍總部和蒙哥馬利將軍共進午餐。後者在離前線不到六哩的[illegible]上，向若干將領授勛。

(中央社盟國歐洲遠征軍司令部十六日路透電)諾曼第前線盟軍對面的德軍約三十萬人。

(中央社倫敦十七日合衆電)盟國重轟炸機今夜出擊法國北部，轟炸德火箭砲陣地。夜間英機炸柏林和德境其他目標。白天美炸機一千架從英國起飛，轟炸巴黎附近的三機場。(又十六日路透電)阿爾及爾盟國總部今夜說：今天美第十五航空隊強大的重轟炸機隊從地中海區各基地起飛，轟炸維也納區煉油廠五處和捷克境內[illegible]煉油廠六處，成績良好。

(中央社倫敦十六日合衆電)現在倫敦的[illegible]已逾三萬名。

偉大勝利者心坎裏的話
使盟國軍民勇氣大增
英美輿論熱烈讚揚斯大林關於盟軍登陸北法的讚詞

(塔斯社倫敦十六日電)英國各報廣泛刊載斯大林對真理報記者關於盟軍[illegible]北部[illegible]的談話，并發文評論這篇談話。泰晤士報社論說：『[illegible]勝利的偉大人民首長，對這一役表示讚譽和友情，[illegible]一變就必將使所有三國盟[illegible]振奮』。倫敦新聞紀事報社論說：『斯大林大元帥發出的這些話將使我國每一個人都歡躍歡欣，並使對這偉大軍事戰役負責的人士勇氣大增。決沒有一個人會[illegible]這些話[illegible]，因爲這些話是從心坎裏說出來的，正像斯大林的演說中先前所有一切關於第二戰場的話也都是從心坎裏發出來的一樣。』該報指出：『斯大林大元帥的話，不僅是對這偉大成就所作絕妙的適當的讚詞，并且對於將來也飽含熱烈的希望』。

(塔斯社紐約十六日電)[illegible]各報，都以顯著地位刊載斯大林對真理報記者發表的談話。紐約時報在封面頁上刊載這篇談話，冠以大標題『斯大林將盟軍的成就譽爲歷史中空前的雄圖大略』。紐約前鋒論壇報在封面頁上刊載莫斯科電訊『斯大林談話』，也冠以大標題『斯大林[illegible]盟軍[illegible]登陸，譽爲[illegible]的壯舉』。美國無線電台廣泛散佈斯大林對真理報記者的談話。[illegible]評論家[illegible]說：『[illegible]是對英美軍事行動所作[illegible]的現實主義的評論。』[illegible]說：『這次談話，是已在歷史上進行了巨大戰役的[illegible]軍隊的首長所發的讚詞』。[illegible]傳來』。

法南部游擊隊活躍
最近作戰五十多次
各重要鐵路線都被切斷
·致高樂回阿爾及爾·

(中央社駐法[illegible]新聞處訊)倫敦十六日電：[illegible]『法國國內抗戰軍』([illegible])近日以來，在法國南部和[illegible]五十次以上的[illegible]，在這些戰役中，敵人的[illegible]車，[illegible]車和汽油站，都曾[illegible]受破毀，[illegible]兵和衛戍兵[illegible]人彈壓[illegible]，而且[illegible]自動參加抗[illegible]軍的[illegible]。[illegible]工[illegible]已因[illegible]工完全破壞。

(中央社倫敦十六日電)[illegible]法國新聞處訊：[illegible]此外又破壞火車[illegible]，[illegible]，尤其在巴黎附近的，[illegible]

(中央社[illegible]法國新聞處訊)倫敦十六日電：法國[illegible]方面所得[illegible]知：據最近從法國本土各方面到這裏的人士說：法國各地游擊隊[illegible]對德[illegible]發動的破壞工作，早已擬定計劃，在盟軍登陸後，全部付諸實施，且已得到很好的效果。各鐵道要交通線的路軌，屢被切斷，使各項車輛行駛遲延或陷於停頓狀態。[illegible]影響德軍[illegible]。

日本北九州之憶

李　祺

九州是日本兵產區生了很的地方，美超級轟炸機要把太陽旗給地下的巨人。

美國超級空中堡壘轟炸了北九州的重工業區，於是[illegible]門司，小倉，八幡[illegible]些地名驟然的變成了全世界人談話的中心，[illegible]十年的歲月[illegible]方，因之今天的轟炸引起了我[illegible]的回想。

所謂北九州重工業區包括了從門司經小倉、戶畑、八幡，以及[illegible]一個海灣到若松[illegible]一帶工廠地帶，從日本本州坐火車到下關([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克利浦斯預言
歐洲戰事至遲明春可勝

(塔斯社倫敦十六日電)英[illegible]克利浦斯[illegible]工人演說說：『假使我們供應物資沒有[illegible]，我們在歐洲[illegible]可[illegible]得勝利，如果不是今年底，至遲就在明年初。當歐洲戰事結束後，我不相信[illegible]別才能達到。』

幫助意境難民
美國人捐衣服

(中央社[illegible]十五日電)[illegible]

南國民族解放新標誌
回族戰士湧入解放軍
回民旅將發展成第一師團
頑固派的挑撥離間失敗了

(本報資料室十六日電)[illegible]

匈牙利人團結起來
民主份子制定共同綱領
中間派和右派也贊同綱領，打算參加『匈牙利人會議』。

(本報資料室訊)[illegible]

芬蘭法西斯往哪裏走
強大蘇軍繼續進攻
駐美公使被逐出境

(中央社華盛頓十六日合衆電)[illegible]

(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電)[illegible]

(中央社[illegible]十七日電)[illegible]

甘地要求過幾次
和英印當局談判

(中央社新德里十六日電)[illegible]

德境外國工人
紛紛潛逃出境

(塔斯社日內瓦十六日電)據瑞士報紙消息：外籍工人從德國逃亡的越來越多，許多外籍工人利用[illegible]

意境亞得里亞海岸
盟軍和游擊隊取得聯繫
第八軍佔斯波勒托第五軍佔格羅塞
法軍已在厄爾巴島登陸

(中央社地中海盟軍總部十七日路透電)[illegible]

(中央社意境盟軍總部十七日路透電)亞歷山大將軍今日發表特別公報說：法軍已在厄爾巴島登陸。

美兩黨領袖表示擁護
羅斯福戰後和平機構計劃

(中央社華盛頓十六日電)[illegible]

陪都抗屬響應七七勞軍
發起「一餐飯運動」

(中央社訊)[illegible]

滇、桂、閩等地紛起勞軍

(中央社桂林十六日電)[illegible]

(中央社福州十七日電)[illegible]

渝市臨參會
廿一日開會

(中央社訊)市參議會第二屆第三次大會，定二十一日下午二時，在中正路[illegible]舉行開幕典禮。

夏天帶給學生們的
——沙坪特寫——

竟　明

今年的夏天來得特別早[illegible]

[illegible]

短評

加邁克復了

加邁克復了。這是我天的好消息之一，[illegible]

讀者園地

要購食鹽

[illegible]

問訊處的人那裏去了

正　英

[illegible]

寒心

霞　夫

[illegible]

新華副刊

英雄丹科的傳說

——伊澤吉爾老太婆所講的故事——

高爾基作　戈寶權譯

從前，在大地上住着一羣人民，穿越不過的森林從三面把這羣人的營幕包圍住，而在第四面——才是一片草原。這是些愉快的、强悍的而又勇敢的人們。但是有一次，艱苦的時候來臨了：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出現了另外一族人，就把從前的那批人都驅逐到森林的深處的地方去。在那兒有着的是一片泥沼和黑暗，因爲森林很古老了，樹枝兒都密層層地交纏着，不能透過這些樹枝看見天空，而太陽的光線也只能勉强地穿過濃密的樹葉，爲自己打通一條照到泥沼的路線。但是當它的光線落到泥沼的水面上時，於是泥沼就昇起一陣惡臭，人們就因爲這惡臭[illegible]地毀滅掉了。那時候，這一族人的女人和孩子都開始哭泣起來，而父親們則在沉思着和[illegible]了憂愁。必須要走出這座森林，要這樣做就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後退，——在那兒有着强悍的和兇惡的敵人；一條路是前進，——在那兒就站立着巨人似的樹木，它們用粗大的樹枝互相緊緊地擁抱着，把交錯的樹根深深地插到泥沼的粘滑的污泥裏面去。白天的時候，這些像石頭一樣的樹木，靜默無語地、動也不動地在灰暗的迷霧裏站立着，可是當夜晚人們燃起篝火的時候，它們就更加緊緊地在人們的四周圍逼近過來。無論是白天或是黑夜，總有一個緊閉的[illegible]把這些人們包圍着，它好像要來壓碎他們，而這些人們本來是習慣於草原的寬闊的。可是更可怕的，就是當風吹打着樹梢，整個森林都陰沉地發出響聲的時候，就像是在送葬和爲這些人們唱送葬歌一樣。這些人們畢竟是些强悍的人，他們能和那些曾經一度戰勝過他們的人們作殊死的鬥爭，但是他們不能在鬥爭中死掉，因爲他們有着許多遺訓，假如他們死掉，那麼這些遺訓也和他們同歸於盡了。因此，他們在漫漫的長夜裏，在森林惡濁的[illegible]的喧嚷之下，在泥沼的惡臭之中坐着和思索。他們坐着，而野火所照出來的影子就在他們的四周圍跳着無聲的舞，這一切看起來，好像並不是影子在跳舞，而是森林和泥沼的惡靈們在慶祝勝利……人們大家還是坐着和思索。但沒有一件事——無論是工作，或者是女人，能比憂愁的思想更厲害地使人們的身體和心靈疲乏的。人們因爲思想而變得衰弱了……恐怖心在大家的心中產生了，並且用它强健的手把他們縛住；女人們在哭泣着那些死於恐怖的人們的屍體，以及對於那些被恐怖所束縛住的活人的命運的悲泣，更加引起了恐懼，——於是在森林裏開始可以聽見懦怯的話語了，最初還是膽怯的和低聲的，但是後來就越來越高了……他們已經想走到敵人那邊去，向敵人獻出他們自己的自由，爲死所嚇倒了的人們，再也不害怕奴隸的生活了……。但就在這時候丹科出現了，他一個人救活了大家的命。

丹科——是這羣人中間的一個漂亮的年青人。美麗的人——時常都是勇敢的人。他就向他們，向自己的同伴們這樣講道：

『只憑了思想，是推不開擋在大路上的石頭的。誰什麼事都不做，誰就不能得到什麼的。爲什麼我們要把精力都浪費在思想和憂愁上呢？起來吧，讓我們走進森林去，穿過它，它總有個盡頭的——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有個盡頭的！走吧！喂！嗨！……』

大家看着他，看出他是所有的人中間的一個最優秀的人，因爲在他的眼睛裏，很多的力量和生命的火花在閃耀發光。

『你領我們走吧！』他們說道。

丹科領着他們走了。大家都跟着他走，——他們相信他。這是一條艱難的道路！四周很黑暗，每一步，泥沼都張開它貪慾的嘴，吞沒着人們，而樹木則像一堵牢固的牆，擋住他們的道路。樹枝都互相交錯着；樹根像蛇一樣的向各方伸展着，每一步都要這些人們化費很多的汗和血。他們走了很久……森林越來越密，力氣也越來越少了！於是大家開始埋怨丹科，說他還很年青，而且沒有經驗，不知道要把他們領到什麼地方去。但他還是走在前面，並且是勇敢的和明朗的。

可是有一次，雷雨在森林的上空轟響着，樹木陰沉地、威脅地私語起來。森林裏變得非常黑暗，好像自從世界誕生以來所有的夜，立刻都在這裏聚集在一起。小小的人們，在巨大的樹木之間，在可怕的雷聲的威嚇之下走着，他們走着，而搖晃着的巨人似的樹木，吱吱地響着和唱着憤怒的歌曲，而閃電飛舞在林梢上，用它那寒冷的藍色的光照亮了一下森林，它馬上又像出現時一樣快地消逝了，威嚇着人們。那些被寒冷的電光所照亮了的樹木好像是活生生的，向這些從黑暗的囚籠中走出來的人們的四周伸出彎曲的長手，用密密的網子攔住他們，阻止他們。從那些樹枝的黑暗中，望着什麼可怕的、黑暗的和寒冷的東西。這是一條艱難的道路，於是被道路所弄疲倦了的人們，就失掉了勇氣。但他們羞於承認自己的無力，於是他們就憤恨地、惱怒地把一切都發洩在走在他們前面的丹科的身上。他們開始責備他，說他不善於領導他們，——[illegible]

他們就停下來了，在森林的勝利的喧嚷之下，在顫抖的黑暗之中，這些疲倦了的和惡毒的人們，就開始批評丹科。

『你，』他們說道，『對於我們是一個毫無用處的和有害的人！你領着我們，把我們都弄得疲憊不堪了，爲了這件事，你應該死！』

『你們說過：「領吧！」——因此我才領了你們的！』丹科向他們挺起胸膛，高聲叫道，『我心裏有着領導的[illegible]是勇氣，因此我才領你們！而你們呢？你們做了些什麼事來幫助你們自己？你們只是走着，而不能爲了更遠的路程保存你們的力量！你們只是走着，走着，正像一羣羊！』

可是這些話使他們更加瘋狂了。

『你死！你死！』他們咆哮道。

森林還是在轟響着，轟響着，回應着他們的叫喊，而閃電則把黑暗撕成碎片。丹科看着那些他曾經爲他們勞苦過的人們，看見這些人們就像是野獸一樣。許多人圍着他站着，但在他們的臉孔上，沒有一點仁慈，因此從這些人身上他並不能期待什麼憐惜。於是在他的心裏沸騰起憤慨來，但是由於憐惜人們，這憤慨又熄滅下去了。他愛人們，並且想：也許沒有他，他們就會毀滅的。於是他的心就燃燒起希望的火光，想救他們，把他們領到容易走的路上去，因此在他的眼睛裏就閃耀出那種强烈的火光……。他們看見這種情形，還以爲他狂怒了，所以他的眼睛才這樣明亮地燃燒着，他們就像狼一樣的警惕着，等待他來和他們搏鬥，因此他們把他包圍得更緊了，爲得更容易抓住和殺死丹科。而他也早已懂得了他們的想頭，因此在他身內的心也燃燒得更明亮，因爲他們的這個想頭在他的心裏滋生了一陣憂愁。

森林還是在唱着它的陰鬱的歌曲，雷聲還是在響着，而大雨則在下着……

『我要爲人類做些什麼呢？！』丹科比雷聲更響亮地叫道。

他突然用雙手撕開他自己的胸膛，從裏面取出他自己的心，把它高高地擧在頭頂上。

它正像太陽一樣的明亮地燃燒着，而且比太陽還明亮，整個的森林都沉靜了，被這個偉大的愛人類的火炬所照明着，黑暗從它的光亮下逃跑開來，逃到森林的深處，在那兒，在泥沼的腐口裏，就顫抖着隕落了。人們驚奇得就像石頭一樣。

『我們走吧！』丹科叫着，衝到他自己的[illegible]

[illegible]了引導。現在卽使有人跌倒和[illegible]死的，丹科還是走在前面，他的心始終是在燃燒着，燃燒着！突然間森林在他們前面讓開了步子，並且密層層的和啞默的森林，也落在後面了，而丹科和所有的人們立刻就浸入在充滿了陽光，有着清鮮的空氣和爲雨水所洗滌過的大海。雷雨則是在那兒，在他們後面，在森林的上空，而這兒太陽則照耀着，草原在閃鑠着，草兒帶着雨珠亮得像金剛石……大河也在閃爍着金光……。這是黃昏的時分，由於太陽落山時的光線，大河變成了紅色，就好像是從丹科被撕破了的胸膛裏所流出來的一行行的熱血一樣。

高傲的勇士丹科，向在自己前面的草原的寬闊投射出視線，——他向自由的土地投射出快樂的視線，並且驕傲地笑起來了。隨着他就倒下去——和死了。

[illegible]

那些快樂的和安靜了的人們，並沒有注意到他的死，也沒有看見在丹科的屍體旁邊還有一顆勇敢的心在燃燒着。只有一個細心的人注意到這件事，他有些害怕，就用腳踩在這顆驕傲的心上……於是它就散成火星，熄滅了。……

『英雄丹科的傳說』是高爾基作於一八九五年的作品『伊澤吉爾老太婆』一小說中的第三段，[illegible]

——譯者

代郵

茫顱先生：大函敬悉，譯來稿[illegible]一讀。[illegible]者

消滅一切形形式式的法西斯主義 來紀念偉大的高爾基

·舒木·

高爾基的逝世已是八週年了。作爲作家的高爾基，他留給我們的是寶貴的著作；作爲人的高爾基，他成爲一個革命者，反法西斯主義的先鋒的榜樣。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人——這是個驕傲的字眼』，正因爲這樣，他的名字也永遠爲人所敬愛着。

我們大家都知道，高爾基是有着偉大的愛和偉大的憎的。在看到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和德國擡頭了之後，他說明看見了無數人類文化的寶藏被毀滅掉，無數優秀的文化戰士被殺戮了，無數優秀的作家被放逐了[illegible]集中營或者是逃亡到國外去！他爲了保衛人類的文化而鬥爭，所以就也成了一個反法西斯主義的最强有力的戰士。他曾經這樣揭露過法西斯主義：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幻想着要使[illegible]統治全世界，希特勒也在宣傳，說法西斯「德國人民高於全人類之上」……我們簡直找不到適當的字，來描寫這種卑鄙無恥已達到什麼程度……』又說[illegible]法西斯的本質：

『德國的法西斯正想用「封建制度的形式」，來改變[illegible]、捷克、比利時、[illegible]和其他許多被他們所佔領的國家的生活，並把人的存在變成一種難以忍受的痛苦狀態。德國法西斯[illegible]的法西斯主義就是使用征服者的鐵錘，來毀滅人類所有美好的感覺和偉大人類的文化』。高爾基[illegible]在今天也完全證實了。

高爾基早已號召過全人類和全世界勞動人民，說法西斯主義[illegible]：『……假如一旦爆發了戰爭，我一定要去做一個士兵……因爲蘇聯偉大的正義的事業——就是我的事業』。高爾基雖然早已逝世了，不能親自參加今天全世界反法西斯的鬥爭，但他的精神卻活在我們中間，他的名字也成爲全人類的鬥爭中的一面旗幟。

現在蘇聯紅軍在南線和北線的勝利，盟軍在[illegible]的登陸，和太平洋及我國各地的勝利，[illegible]法西斯的末日已經不遠了。但在勝利來臨之前，我們應該認識：只消滅德日法西斯還是不夠，我們還要消滅一切形形式式的法西斯主義，才能保證全人類持久的和平、自由和幸福，這也才是紀念反法西斯主義的戰士高爾基的好辦法。

婦女之路

第84期

三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出版

蘇聯少女的英勇故事

——蘇聯第三屆青年反法西斯大會上婦女代表的演講詞

女担架兵說：

親愛的同志們！

我是哈爾科夫州的小村納日丹斯侯的人。我們的村子曾被德國人佔領，我們受到了大的損害和不幸。

[illegible]們不讓我們開口。我覺得受不了，我情願死，不願做奴隸！

我就設法越過了德國人，[illegible]的時候，我參加了紅軍，並且說：『我要[illegible]！』

我到前線去，當了擔架兵。我記得四週圍各處砲彈和炸彈的爆炸，閃光和煙霧。那是可怕的！但我跟自己說：『不怕！』我從敵人的火網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孩子，謝謝你。』這使我太高興了！三天之內，我把十六個傷兵從火線上搬下來，[illegible]但是我救助傷兵的工作的情形，也是我們年輕的女孩子們的一般工作情形。

後來我們到了[illegible]，我對他們說：『今天我們[illegible]了。』我們第一批十三[illegible]

而且常常在演說兩個鄰份。

我常常在很大的危險中。但當一個人爲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快樂而作戰的時候，那裏會想到危險呢？自從蘇聯民族及其勇敢的青年兒女，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英勇地進行着抗擊德國奴隸主的鬥爭。對於這些人們，抗擊敵人的鬥爭，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們的偉大，可以說的太多了。

作戰或者破壞敵人的火車不是簡單的工作。德國人在鐵路和橋樑旁邊，駐紮着小心警戒的警衛部隊。但是什麼東西都阻止不了人民的復仇者。在過去兩年中內，白俄羅斯的青年游擊隊員消滅了敵人的火車一千多列。[illegible]特務官兵三十六萬三千人，已經在我們[illegible]的手上完蛋。[illegible]

們所有着的一切事情，以加速敵人的失敗。

德國人打算毀滅我們的文明，阻止我們的科學發展，使我們人民無知無識。但是他們打算錯了，他們是不會成功的！我們的科學，文學和藝術正在欣欣向榮。我們成千成萬的年青人正在大學和專科學校學習，正在[illegible]列寧和斯大林教我們做的事情的知識。

紅軍解放了我們的故鄉。昨天我在游擊隊裏工作，今天我就在學校裏學習了。爲了同樣的東西，爲了我們可愛的國家，我過去在敵軍的後方作戰，如今在學習。

白俄羅斯人民遭受了重大的犧牲和苦難。可是我們沒有屈服，我們從不失望，相反地，我們在鬥爭之中鍛鍊得更堅强了。

讓我再一次傳達白俄羅斯正在對德寇作戰的青年對你們的敬禮。

女游擊隊員說：

——瑪麗亞·許契爾巴奇科

親愛的同志們！

我從白俄羅斯的青年男女游擊隊員們那裏來向你們致敬。

我在德軍陣線的後方過了兩年半。我看到了德國人在我們的城市和鄉村裏做的事情。那惡毒的侵略者使我們的老年人，我們的婦女和兒童遭受可怕的痛苦。德國人不僅把一個個村莊燒成一堆瓦礫，[illegible]

[illegible]『瑪莉亞，你最好還是留在後方吧。』但[illegible]『不，我要跟你們一塊去。』那晚上，我們上了一隻[illegible]，我們渡過河去了。到河中間，我的心跳得厲害！萬一河裏[illegible]！但是我十分不害怕，一到水淺的地方，我就從甲板上跳下水去。

我們到了岸，而且建立了陣地。那不是什麼容易的事。德國人曾向我們[illegible]，說他們決不從[illegible]。但我們用一切力量守住。後來，援兵來到了，我們就一起粉碎了德國人。

同志們！我們少女們正在戰爭中勇敢地作戰，在後方努力作工。爲什麼？因爲我們希望在自由的國土上過快樂的生活，我們不要[illegible]我們的生命！[illegible]因爲偉大的斯大林同志曾經把快樂給過我們！

[illegible]我們的一切少女們，快快像斯大林同志[illegible]，把德國侵略者們趕到地獄裏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過快樂日子！

女拖拉機隊長說：

——納合許諾·尚羅格

蘇維埃白俄羅斯萬歲！蘇聯各民族的大家庭萬歲！各民族之間的友誼萬歲！我們在戰鬥中增強了的各民族之間的友誼萬歲！我們自己的親愛的斯大林同志萬歲！

同志們！

你們之中許多人從前線上直接到這裏來。我想講給你們聽聽我們區域裏的，[illegible]

我們在這裏聽到了[illegible]的青年男女的演講，他們會告訴你們，我們的[illegible]如何對德國人作戰。我願意告訴你們鄉村裏的年青人怎樣[illegible]他們的作戰。

我是婦女拖拉機隊的一個隊長，我們隊裏共有十八個少女。去年，我的一隊完成了計劃百分之三百，而且在莫斯科州選第一名。

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就不避困難，像打仗一樣地日夜作工。

我們和巴利亞夏第隊的一隊人競賽，當我們正在競賽的時候，他那一隊裏的小伙子們取笑我們道：『那麼，姑娘們，你們可不要在田裏就睡太晚。你們無非是引起麻煩而已。我們還得讓給你們國家……』他們隔壁很遠，[illegible]把他們打倒了。我們平均每一輛拖拉機耕地七一四公頃。

今天春天，當我們到田裏去的時候，巴利亞夏又說了：『今年我們一定要打敗你們。』可是我們答道：『聽着吧，不但要在[illegible]之前就計算小麥的數目。』

我們女孩子們保證每架拖拉機耕地一千公頃。[illegible]再多一點，我們也會做起來的！

我們今年的準備比去年好。我們整個冬天在學習，學習，以提高技術。我們把拖拉機具弄得十分結實，並且徹底修整了我們的許多拖拉機。

我們的任務比去年大，但我們一定會順利地完成任務的。我在昨天[illegible]，我們的拖拉機已經耕好了六一三公頃！我們的工作正在全力進行，我們的機器沒有損壞過，也沒有發生意外。我一看[illegible]，像兵士照顧自己的武器一樣。我們正在當前線，爲勝利而工作。

我們一定以更大的力量，工作得更好！

我們要讓你們在前線上的男孩子們知道，我們將[illegible]後方[illegible]，在和你們一起爲勝利而鬥爭！

——瑪麗亞·白爾樂芙

我們在敵後的女英雄

[illegible]寇[illegible]人實行「三光政策」的時候，我們跟着一股游擊支隊，從第×軍分區到司令部去。我們路過的村莊，全是石頭場，到處發出刺鼻的臭氣。我們走了一天，沒有找到東西吃，大家雖然飢餓，[illegible]，團體[illegible]乾渴，但我們仍然用急快的步子走着。一直走了百八十里路，才走到一處有炊烟的地方。

那裏是一個[illegible]的桑樹所遮蔽着的村莊，太陽從樹叢中透出微弱的光點，閃耀着[illegible]的雀鳥的啼聲。

我們進了村子，已是午後時分。一個生着[illegible]的孩子，領着我們去找「村代表」。村代表是個三十歲左右的婦女，高高的個子，有着一對[illegible]大的天足。

我把來意同她講了一下，她聽後沉着地[illegible]，把[illegible]的頭髮向後[illegible]，用那雙發亮的眼睛看着我們，說：『確實困難啊！』

我急得說道，[illegible]，向她央求似的說：

『可以想個法子弄點東西嗎？』

她[illegible]，露出和氣的表情說：

『好，——走吧，到我家裏去歇歇腳。』

我和管理員跟着她走。我的同志們向着曠野的路上走了。[illegible]一架山界，敵人時常出來搜索，搶糧食，搶女人。我和她並排的走着，談着，笑着，她說：『我常常想，假如×路軍不來這兒，恐怕我現在還是[illegible]。』

『爲了什麼？』我插嘴問她。

『你不知道？鬼子來了以後，有×路軍的女同志來做地方工作，有女兵來演講，我才覺悟了的』。

我們加快腳步走，走進了她的住屋。三間茅屋，除卻[illegible]，舖開的只有炕下放着一張[illegible]的桌子。桌上放着硯台，和一枝禿毛筆。

這個時候，[illegible]的孩子，爲了遞來[illegible]，雙手遞給她一張公事。她拿着看了一遍，抓起了筆，在「李翠如」三個字的底下，端端正正地寫上了一個又粗又大的「知」字。

她向窗外瞧了一下，天色已經[illegible]，她趕快去弄糧。她[illegible]，姑娘起來，[illegible]完全是一副丈夫氣概。個子比我高得多，胸部[illegible]，顯示着她身體的結實。同時，她那一張長方臉上，依舊存留着在田間[illegible]的笑靨。

她拿着口袋，快步的走出去了。我在房內走來走去，我看天色更晚，我心裏就着急，我走到大門口瞭望，突然，四匹棕色的日本馬，在街上出現了，敵人下了馬，走進第一家人家去了。

我[illegible]了。

我跑到大門旁邊，心砰砰的跳，[illegible]來的我們，直向總司令部奔跑着。

四匹棕色的東洋馬，[illegible]

[illegible]代我回來，果然她回來了。她腋下挾着一口袋糧食，匆匆地走到我面前，[illegible]。

我退後一步，用打抖的聲說：『喚——當心，敵人來了！』

『在哪兒！』她驚訝的問。

我用手指了指馬的方向，她放下了口袋，快步地走到[illegible]心，一隻手[illegible]門上，說：『我們趕快藏起吧！』

但她是那麼鎮靜，臉上沒有一點慌張的樣子，好像見了我們自己的[illegible]一樣，她[illegible]地說：

『你多麼膽小！』她[illegible]地說：『不要[illegible]，日本人弄錯啦！』

[illegible]

『不，你們走吧！我自己去。』她堅決地說。

我同意了她的話，她大踏步地向街頭那邊走去了。我站在米袋跟前，身子靠到大門旁邊，先把頭伸了出去，看見她站在四匹馬的前面，向我揮動手臂，我們走去了。

管理員扶着口袋，我跟在[illegible]，[illegible]地跨着腳步，忽然一匹馬[illegible]了一聲，我驚惶了，立即把我的身體靠到一家門扇上。我如同[illegible]的抽搐着，但依然跟着管理員走。

快到馬跟前，[illegible]

[illegible]